



一期娱会

□刘雨涵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档，成龙新片《熊猫计划》累计票房超2.14亿元，位列票房榜第四名。自上映以来一直连续逆袭的《熊猫计划》，显示出其慢热效应，让人感叹成龙功夫片仍是屡试不爽。

这次成龙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圈，再度以功夫喜剧片的形式向观众问好。虽然外界有“廉颇老矣”“炒冷饭”的质疑声，但从票房成绩来看，成龙的功夫喜剧片在当下仍然有市场和受众。而且当看到已经可以被称作“成龙爷爷”的他还在银幕上贴身肉搏，观众不得不生出敬佩和感动。

《熊猫计划》的逐渐升温，和其轻松幽默的整体风格大有关系。在今年国庆档的10部新片中，只有《熊猫计划》可以让人放松无负担地观看两个小时。而且它也是今年国庆档的最佳亲子影片，欢乐友好的氛围非常适合带孩子观影。虽然很多小朋友并不认得片中这位叱咤国际影坛的“大哥”，但是只要有萌萌的熊猫、搞笑的打斗，就足以吸引小孩子了。

《熊猫计划》的故事非常简单：以熊猫幼崽呼噜被国际犯罪组织觊觎其独特的“大小眼”基



## 成龙回到舒适圈

因，从而引发一场熊猫抢夺战为故事主线，情节紧凑且充满戏剧性。片中，主角团与反派之间的斗智斗勇，以及熊猫呼噜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萌态和意外的“功夫”技能，都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看点。紧张刺激的夺宝过程中巧妙地融入喜剧元素，这种创作手法成龙早已烂熟于心，自不必说。

成龙的动作风格灵活多变，融合了各种武术技巧和杂技元素，如攀爬、跳跃、翻滚等，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喜剧元素更是成龙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善于通过夸张的表情、动作和

幽默的对白来制造笑点。

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动作电影市场在李小龙陨落之后陷入了一段低迷期。当时袁和平正在探索新的动作片风格，他发现成龙古灵精怪，自带喜剧天赋，于是两人合作了《蛇形刁手》。这部电影将传统的功夫片与喜剧元素相结合，成龙在片中一改传统功夫片的硬汉形象，展现出灵活、幽默的表演风格。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也让成龙和袁和平看到了功夫喜剧片的潜力。在《蛇形刁手》成功之后，袁和平又根据一次偶然的

灵感创作了《醉拳》。醉拳的招式灵活多变，打法风趣诙谐，让观众在观看精彩的打斗动作场面的同时，收获了欢乐。这两部电影的成功，正式确立了成龙功夫喜剧片的风格。

在新片《熊猫计划》中，成龙与新一代喜剧演员史策、魏翔的搭档效果也给观众带来了一些新鲜感。魏翔在片中饰演的金牌经纪人大卫，搞怪行为和表情不断，他想出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应对方法，以及偶尔的自我吹嘘和实际表现的反差，都为影片增加了不少笑点。史策作为近年来备受

关注的喜剧演员，她在片中扮演熊猫保育员苏小竹兼成龙的死忠粉，表演风格自然流畅。成龙的功夫担当、魏翔的机智辅助以及史策的温馨亲情，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团队。

这一次，成龙舍弃了小人物的角色，选择在片中扮演自己——国际功夫巨星Jackie。他游走于世界各地，是知名度最高的华人面孔之一，所到之处都是迷弟、迷妹，甚至还有反派阵营的小弟为他倒戈。在电影中，他提到自己获得奥斯卡小金人。还借助史策饰演角色之口，披露自己的心声。史策饰演的苏小竹问他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难道不会累、不会怕吗？成龙说，其实自己也会累、也会怕，但只要听到那句“Action”，他就能变成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这也是最后当成龙被反派大Boss压制到弥留之际时，唤醒他的那句“咒语”。

虽然影片故事非常简单，反派非常脸谱化，打斗设计也都是成龙惯用的“家具城战神”模式，但是很多观众看下来还是感动满满。今年70岁的成龙，早就从“成龙大哥”到了“成龙爷爷”的年纪，本可以安享晚年，可他还是选择在片场上蹿下跳，贴身肉搏，上演“七旬老汉护国宝”。当看到大箱子狠狠砸向他的后腰，真是让观众肉疼肝颤。片中的成龙臃肿，笨拙，头发稀疏，眼袋松弛，疲态尽显，却仍然亲和、有责任心、正义感爆棚，全身心地投入着。这大概就是全世界影迷为他倾倒的原因。

## 武行风云下的 规矩与变奏



□胡婷

“向左，向右，向前看……”，懂梗的人听到这首背景音乐，已经可以自动匹配到向佐在电影《门前宝地》里酷爱使用的招牌动作了。歌词里的“向左”和电影的主演、制片人向佐遥相呼应，产生奇特的幽默感。电影上映后，向佐的很多抽象行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掀起一股热潮。首当其冲的是向佐饰演的沈岸在楼梯上与女友道别时，说着说着冷不丁给自己一巴掌的名场面，其实这一行动原意只是表现武行人的行事习惯，抑或男性辜负了心爱的女性，抒发心中自责的方式，但在向佐的演绎下，一切变得滑稽起来。

电影里，向佐饰演民国天津武行老馆长的儿子沈岸，老馆长本劝诫他离开武行的是非之地，在租界林立的天津城里为他打点好了银行上班的工作。在影片开头的一场雪地比武后，老馆长任命技高一筹的大师兄齐铨接任武馆。齐铨上任后一心求变，不顾武行几代人建立起的规矩，收编了社会各界人士，他想“带着大家往前走”，但他的行为遭到了孟会长和武行诸位元老的对立。在徐浩峰电影惯有的对白与叙事高度浓缩的风格中，开篇寥寥数笔，一个经典的武侠故事冲突就被简洁而洗练地勾勒出来，沈岸和齐铨的第一次正式比武有了合理的缘由。这场比武看似是师门之争，其实是沈岸代表的武行规矩的秉承派与齐铨代表的僭越派之间的斗争。沈齐二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西装，一人求守，一人求变，新旧两种观念的较量就这样借助一场比武徐徐展开。

最初，武行始于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即武馆门前百米的街面，若有不平事，一概由武馆处理，不需要等待洋人警察。多年以来，武行都像“插在大梁和柱子之间的楔子”，在各种势力之间游刃、穿插，起到化解和缓

冲的作用，因此武行不能做大、不能在街道上打架、不能得罪邮局的人，也即武行人必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存事，否则会破坏各方微妙的平衡关系。

规矩规范着其系统内部的个体，当个体欲以冲破它的束缚时，便出现了僭越者。电影讲的就是作为后起之秀的个体与世代流传的规矩之间产生的对抗力，两种力量相互碰撞，又相互掣肘、制衡，正如沈岸和齐铨打出一招一式，圆滑、克制、讲究分寸。相比徐浩峰导演的上一部作品《师父》，新片《门前宝地》中的武行世界早了十年，此时正值武行的黄金时代，规矩意识方兴未艾，但影片仍然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僭越端倪。新官上任的齐铨想要收编码头的混混、舞场的打手、各学校的体育老师、玩足球篮球的青年等等社会各界人士入行，以发挥武行更大的作用，扩大其守卫的地盘范围。他试图引入新的训练方法和经营理念，这与老一辈武行人坚守的传统规矩产生了激烈矛盾。齐铨的新做法固然打破了行规，甚至引发了骚乱，但在民国这个“僭越的时代”，他也并非绝对的反派，而是勇敢的开创者、时代的弄潮儿。影片对于矛盾的呈现也并非简单的正邪对立，而是在守与变的模糊边缘对武行的未来方向进行思考，是对于传统与现代、传承与革新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探讨。

影片中的武打场面既有着传统武术的刚猛与凌厉，又有着徐浩峰式的点到为止的韵味。《门前宝地》中的武打动作并不追求华丽与夸张，而是更注重实战性和真实性，一招一式都充满了力量感。在众长老的见证下，沈岸用剑，齐铨用刀，兵器上的天然克制关系，加上齐铨在成为馆长后遭遇的一系列心态变化，多种因素作用下齐铨输掉了比武。此后齐铨被迫离开武行，但他并不认为此后注定落魄，而是准备另立门派。

在齐铨即将离开时，又换作他因为“不服气”向沈岸下挑战书，希望进行最后的一场对决。沈岸不顾身边长老劝阻，选择只身应战。可是，沈岸一人打下齐铨手下几十乃至上百号人手，也仅仅受了一点皮外伤，甚至在最后与齐铨的单挑中还取得了胜利，这一设定有些刻意突出沈岸绝对主角地位的嫌疑。而从这场终极比武来看，两人的较量缺乏足够的社会文化背景层面的支撑，更像是停留在个人恩怨层面的意气用事，略带幼稚之气，因其难以解读出更深层次的人物行为动机，便缺少了应有的必然性和深度。两人比到最后，齐铨一句“咱俩的事完了”表明了沈岸的胜出，情仇终做了断。但在最后，两人还是中了七奶奶等人的暗算，被限期流放。可以看到，两人的一场小格局比武，扰乱了各方势力，却终究难敌执掌秩序者祭出的顶层规则。三年后，沈岸从外地回来，妻子夏安拿着沈岸意欲寄给毕加索的双刀，说“别给毕加索了，给我吧，我要让左右一百米，太平平”，沈岸一惊，说“武行就是这么开始的”，影片在此刻形成闭环：不必执着于规矩的守与变，大浪淘沙，真理终会彰显。

电影《门前宝地》和2015年上映的电影《师父》都是民国天津的武行纪事，《师父》里陈识也在规矩林立的武行中谋求生存，传承与创新的压力同时到来，他只能在社会秩序格局流变的转折中不断应变。《门前宝地》也显现出时代的变迁在武行这一小社会中的投影。其实电影所做的尝试，是对传统武侠故事的一种创新解读，没有彻底的大善大恶、大是大非，每个角色都试图在现有秩序内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同时都在行事中守规矩、讲分寸，绝不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各种力量的微妙而迷人的对峙与制衡也让影片独具叙事张力。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